

卷五十

文選卷第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師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廟祭祀而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右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右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尊其母后善曰私恩謂相類外立即仇以私恩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首

述成紀善本有贊字○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將人同計議以定天下

至明帝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盡形於雲臺擘備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然感能感會與善曰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風雲奮其智勇向曰威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慶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濟曰

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善議者多非光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

功臣理事也續功委棄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揚華謀曰茂績惟棄然原夫

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慮計應為功臣之材多

不兼備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

序如管隰之迭非相世先趙之同列支朝可謂通善本通

矣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

兼通也善曰左氏傳魯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鈞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信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李

寺

文選五十一

軒

善本無室
字盜字作

屠

以

為輔佐，又曰晉惠于彼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執社頭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

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

輕猾之徒。向曰：翼輔，蝎特也。鬻販也。販繒謂灌嬰也。盜狗

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領陰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

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

阿衡，左右商王。毛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

縲紲，信越終見。趙醢。善本作不其然乎。良曰：勞疑謂成武

也。董醢，戮殺也。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趙彭越

自茲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

縲五臣本
作搢

紳道塞賢能蔽壅

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

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縲紳。先生之畧術，臣贊曰：縲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畧小

手苑。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禮。漢書曰：蕭望之畧其

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作南子曰：今至人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

直曲之意。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啟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冠鄧之高勳

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

朝請而已。良曰：冠物，即禹敷舟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大

錄錄

遇特進而已。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法

明得刑法之中，善曰：論議子曰：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才字，從情則違廢禁典。直曰：喪傷，橈曲也。言於公法典憲，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善本字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

以

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兼德，並列於朝，即班超相仍，故云未。不得不按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於考否惡也。言就功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也。元，大也。以高秩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也。憲，法也。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書曰：雅方進為相，峻文深詔，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禹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顯上疏曰：操災延慶，亮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

字郭伋亦譏善本作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留侯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後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

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謀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眾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

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統言成曰夫崇朝廷致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同疏住

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在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善曰班固漢

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求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顯卿潁川人封山桑

侯并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

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班祖即位以茂為太僕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善本無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臣字次云爾濟曰係

次第繫此善本無臣字也

宦者傳論之首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

尊重故集為傳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宦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翰曰垂象

也皇位則帝座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故周禮置官

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銚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

守門者中門用

也

之內

路

閉

宮全

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善曰周禮曰闈人掌寺侍人掌女
守王宮中禁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為中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

正內者五人也善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月
令仲冬命善本無闈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闈尹闈官也

之者順冬氣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闈尹主領闈整
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闈

閉外內門重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詩
中闈官也幽王聽此人之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體非
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官人也養使也善曰

老子曰未知壯壯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无物以損
其身故人玉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頭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官所處

中官謂

功於楚晉伯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善曰左

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餞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

史記以勃提為獲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獲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

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發行吾所樂景監繆

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賢者庸於秦趙濟曰景監繆賢皆闈人也監進商鞅於孝

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及其弊也豎刃亂齊伊戾禍宋良曰

庸功也善同濟注也

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刃後桓公卒刀乃殺羣吏立公子無

虧齊大亂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座無寵太子享楚

容于郊戾因譖太子為亂太子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良曰

刀

文選五

六

命

倖官

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假以貂璫之飾為太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善同翰注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說曰謁者官人之官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參色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澤曰奪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堅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是關人善同向注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齊曰李延年武帝時官者善同齊注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良同善住善曰漢書曰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僕官辭曰機事所忽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令

勸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今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善曰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闕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壞帝德焉說曰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君不近刑人由是與石頭忤後皆遇譴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後損帝德善同說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也他士外人至求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也善同向注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齊曰求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恣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危驛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良曰言和帝如竇實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誅之憲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

善本無亦字

國

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禁也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
 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前日
 有勳愛大長秋封鄧卿侯食邑十五善同翰注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平注曰迄至也延平安帝委用漸大而其貪數稍增善本
 增資稍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鄧后以女主
 臨政而萬機勢遠濟曰鄧后和帝母廢眾也善朝臣圖議
 無由參斷惟帳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手握王
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爵口含天憲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

陶上疏論朱穆曰今權宦傾權朝室手挫王爵口非復掖

庭求巷之復

善本作閨婦房間善本作之任也說曰宦者

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求巷皆宦名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求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

曰求巷則曰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同

善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

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

卿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謂者長典渠

日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

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

興

受鉞濟曰大將軍與專國桓帝殺誅之乃命宦官單超

徐璜具瓊左倂唐衡與謀令誅其事成同日俱封侯

代謂之五侯鉞斧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閣官之威皆屏氣而恐善曰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

寵善本作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

五宗所惡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向曰高

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枚乘兔

其樂不可量也苴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苴濟曰

李軌曰朱發也苴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苴濟曰

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

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

取方土豈以白茅以為社漢書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署第館某善本作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

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物月珍藏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

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闈人親屬紉縠也縠紗也冰者如冰

之絮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

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

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臣贊

曰紉之細密如堅冰也嬌善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

綺室良曰嬌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備備具也綺室綺

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

繡翰曰彫畫也土繡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善曰

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錦銀皆剝割氓黎忍極黎黎忍

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接引希附權彊者腐本

腐上有身熏子以自銜達也銜曰砥黎庶人也接引謂繫附

人詐附闈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闈人以自

術露而求聞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

薰骨以行刑革服曰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繁多以弊惡也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月惡相繫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捷冠刺緣間搖亂區夏敗也殫亦

毒痛也窮捷謂深隱也冠暴刺甚也言闈官為暴之甚緣

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善曰幸昭國語注曰山居

曰樓劉勰除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孛子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怨言也

則孛戮汝孛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誅鈎黨謂鈎取諫者

同類使轉相誣誣而殺之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

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黨尚書曰下本州考

洽時上平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鈎黨諸凡稱善士莫不離

善本亦被災毒鈎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善士者逢

罹字被災毒閻黨皆加其災毒也善曰相子新論曰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寶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

蹙恣恻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向曰寶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宦

紹謀誅中官為宦者趙忠所殺戚親歸罪也疑留謂遲留

未斷之間而見蹙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鈎

劇劇

紹龔行、艾夷無餘。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艾刈也、

董卓、斬趙志、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善曰、尚書曰、今予

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猶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良曰、表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紹雖誅

關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

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豈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

易亂、安不。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翰曰、大將軍梁冀、殺

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銑

遂立、而帝是皆弱者。善同翰注。龜、武因之、遂遷龜鼎。銑

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善曰、尚

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

昏德、鼎遷於商、商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善本

紂暴虐、鼎遷於周。操即騰之孫。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

鄧、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

善本有傳字

論一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

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招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

良下、乾上、遯、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

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善

穎陽之高。良曰、善法。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下於夫子、許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翰曰、論語、子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備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咸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若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鎮壓躁動、圖謀病、激潔也、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若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無萬物、以發其清、善本有、其甘心、或畝之中、樵悴、江海之上、濟曰、或畝謂耕務之事、樵悴謂枯槁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善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

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談、簡文入華林、故蒙耻之賓、國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蒙冒黜退、取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發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

之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大方、雖遇三黜、終不樂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

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適使矯易去就、聊我田單歸而發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則不能相為矣、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善曰、論語曰、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者、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善曰、論語

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采蕢而曰、鄙哉、硜硜、硜、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攢而裁、請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曰荀卿子
隱者也驕
輕也言重內
者則輕外物
憤

我待價然而蟬蛻於蠶埃之中自致寢區之外去塵俗之

也致寢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寢區國之封域善曰惟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異夫飾

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累俗之人異

優遊及侍之生飾智以騫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善曰荀

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善曰荀

義憤甚矣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善曰

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善曰蘊藉寬和貌也言

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善曰范曄後

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膝府門

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揚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良曰鴻冥冥也冥冥高也慕

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

弋者何慕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

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謀也善曰光武側席幽人求

之若不及善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

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善曰旌帛蒲車之

所徵賁義相望於巖中矣善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東帛蒲

望巖中言多也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

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貴于丘園東帛

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善曰漢書曰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

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遼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
 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蒼，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
 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
 乎。即便駕歸，連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光武曰：嚴光與
 我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不起，帝撫其腹
 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
 黨隱居滎池，光武累徵而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
 不謁，自陳願守志不屈。善同濟注：群方咸遂志，士懷仁良
 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群方咸遂志，士懷仁良
 以病歸，守志不屈。善同濟注：群方咸遂志，士懷仁良
 言光武之賤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善曰：郭象
 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群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入，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
 則天下歸
 心者乎。善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善曰：肅宗亦禮
 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
 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

任隱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訛病。自後帝德稍衰，邪
 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同欽注：病自後帝德稍衰，邪
 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曰：猶慚也，邪
 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
 行列也。善曰：東廣徵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善曰：高抗憤怒
 失其順中之行焉。善曰：論語子曰：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
 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丘接與。善曰：莊子
 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亦趨，夫子馳亦馳，馳亦馳。
 奔逸絕塵，而騰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翰曰：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

善是井焉
善同翰注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大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人含
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善曰漢書曰夫人

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
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

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曰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善曰毛詩序曰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

成文謂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外降謳謠紛披風什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
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

善同濟注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

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
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

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蓋然則歌詠所興宜自

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

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周室既衰悲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善曰幽厲之
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原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
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

源情則流清陸機大暑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善曰仲
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可刻之於金石惟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
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俾如也過以虛

過游者踏雲天過虛皆華無根然原上接藉自茲以降情
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也揚班崔蔡此六人並漢

朝文章之士，異軌同奔，流相師祖。良曰：軌，迹也。奔，行也。師，法也。祖，始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善曰：仲尼祖述堯舜。

氣固亦多矣。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重也。

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

善曰：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亦不

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物字。善本無。以文被質，謂文欲質，謂文質相參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

仲宜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

源字。其騷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良曰：擅，專也。映照也。源字，亦風騷也。莫不同祖風騷，原本也。漢魏以來，才

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

詩，忽百家之言，騷流即風流。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詭曰：徒，但。詭，變也。言祖。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善曰：賈逵注：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

特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備陸之徒，有

文質而宗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

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縉，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縉。又曰

述

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
高者、並為高策、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數也、

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
臺、後道三十里、招延四防子

子、逸響謂枚舉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
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善同良注、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善曰、史
記曰、宣王臥文武實風、春秋元命苞曰、文

王橫善所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

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亦此、此、善曰、玄道扇盛也、柱下
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

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
中興之後、人承王彌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

也、同銑、善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向曰、建武愍帝年號、
義熙安帝年號、載年

出、善雖比響聯辭、波靄雲委、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
盛多也、善曰、答賓戲曰、

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曰、言曰、妙句雲布、莫不寄言上德、託

周道

意玄珠、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
者皆寄託於此、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

沱、得宗周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
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

珠、郭象曰、此明
得真之所由、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本亦爾字、翰曰、
道猶美也、言皆寄道

德、不為美辭者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
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說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
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

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
體、謝混字叔源、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
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

混始
改之、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

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
也、標、高方也、軌、範法、昆、嗣

也、善曰、與會、情與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
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

元源

令也尚書曰 若夫敷維論心商權前藥濟曰維襟也推略也言布襟論心商

推前人文藻之妙善曰楚辭曰跪敷工拙之數如有可

言夫五色相宣八音恊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宜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恊合

暢通也善曰文賦曰聲音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善

節鏡曰官羽為君羽為事位卑高下也外骨也言官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肯節也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

輕重悉須相銜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制善本作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高歷善曰言諷誦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之章正長朔風之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飄路政零雨被秋草是也玉贊字正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膏臆之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鏡曰靈均屈原宋善曰尚書雖文體

稍精而此秘未覩鏡曰稍漸也此秘謂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

思慮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蔡

之妙而去之遠也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茲

良

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

子荆零雨

長朔風句謂朔風動

秋草也善同良注

知者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生不
然謂不如此。善以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非
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
才能。故約著此
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善曰。約言當時過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
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說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勢相。市後鈞魚於渭濱。傳說代

胥靡刑人。板築於傳。穰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

相於勢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
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於周。西伯戰國
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

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非論公侯之世。鼎食

之資。善曰。世胄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明揚。善本
善曰。象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字幽仄。唯才是與。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

孫也。善曰。尚書
曰。明明敷仄陋。逮乎。善本作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

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善本
曰。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

於京師。牛醫乃醫瘰牛疾之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
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

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廉。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

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獲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

董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

敬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平

京且仕。善本作。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銑曰漢金曰禪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再捕也
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善曰左太中詠史詩曰
金張藉舊業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七葉珥漢貂

門侍郎執戟殿下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駮

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

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

初為常侍郎後奏奏辭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爵辭

小遺殛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

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

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

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客難都縣本

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良曰魏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濟曰豪勢謂推

才而用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

之善曰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

庶也言仕子不辱賤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翰曰魏武帝曹操

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

之子孫也善曰國語曰斤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

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

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

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都正魏置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

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而舉世人才升降蓋

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

駕御也善曰人才不甚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

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

隨事俯仰齊曰言州郡都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對

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

目

下也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賦皆俗劉毅所云下品

士不能按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上疏論上品之弊曰

也此言勢爽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善曰言衣冠

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善同濟注歲月遷訛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詭得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

之族皆居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

外皆同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

下科臣臺臺臣諱皆人職品也參差不齊貌魏晉以來以貴役

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辨文經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太

人君南面九重奧鳥絕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與深絕

思君兮君之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存

也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備謂與卿士道殊也陸陸闈門

在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觀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

色則易親孝建宋孝武年歲泰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

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

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賞罰之要是謂國

貴賤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

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說曰言

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

貴狐藉虎威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

敢播之是憑社以貴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沙而畏昭奚

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

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

為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

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謹使之人隱在

君側猶社鼠不熏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

下未之或寤善本作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

相挾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善曰左氏傳曰襄

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

政以賄成也鈇鉞瘡瘡搆於牀第側之曲良曰鈇鉞鉞斧

成瑕疵也第第也言伴臣搆於官典牀第之間使公卿

伏鈇鉞於外也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左氏傳趙

孟曰牀第之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翰曰言有趨附與

言不踰國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言笑同即得軒冕

之榮也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南金北犒來悉方艘但

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犒金荆揚所貢故

素纁丹珀善本作至皆兼兩音亮銑日金荆揚所貢故

北犒也艘舟也纁纁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

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善曰北犒俾貂之屬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向曰漢有許皇

然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

經盛衰濟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權倖之徒摺之

憚丁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搆

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予小反翰曰如

言佞倖之臣搆造同異起立禍隙謙謂宗王使相繼被戮

而至絕滅剿絕也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丑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安國日剿截截絕謂滅之也

勦五臣作

文選五

夙傾實由於此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
 實從佞倖而起善謂國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
 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
 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敘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

善本亦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
 別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
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善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翰
 寔寔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克曰武項岱曰聽於無聞
 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克定禍亂關土片疆

斤

曰武善曰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秦人不綱網漏于
 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說曰綱謂網紀也言秦人無綱紀建謂陳涉也謂陳涉
 反而秦不能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項岱曰
 秦重鈔殘人天下叛之故敗言人耳綱以爰茲發迹斷蛇

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
澤奮振旅眾也神母謂所斬蛇
 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粵于蹈秦郊嬰來

稽首濟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
 也稽首謂降者僕善同齊注革命創制三章是

紀良曰章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者抵罪死網紀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應天順民五星合善本作敷翰曰高祖西入關
而應乎人應天順民五星合同字敷五星舉於東井東

井秦分是應天也舉項氏畔換我巴漢說曰項氏項羽
也畔換反易也
 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西土宅
 約黜高祖於巴漢之也善曰章昭曰畔換跋扈也

心戰士憤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

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釁善本作而運席卷

三秦濟曰豐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

王董賢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左氏傳士

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永

散席卷各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

之漢書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

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善曰禮

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善曰韓信英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善曰韓信英

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

用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

象善曰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威儀之盛如珪如

璋良曰珪璋玉名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闔闔恣趙朝

政在王善曰闔闔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善曰

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藏飛鸞外委玉王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壽

相者謂之曰當刑也王及壯被越亦苟善本

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墨刑善同何注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述成紀第十

明王命卿士

字盜芮尹江湖時為鄱陽令其待江湖間人心尹正

善同濟注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

也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善同良注自同閉

且鎮我北疆北疆謂燕也應劭曰閉音折南楚故沛名里

門曰開善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善曰祚福也言維德薄而

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

克忠信胤嗣乃長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號曰光武皇帝名秀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謂漢王莽篡也大漢火德也中微

迴三精霧塞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九縣

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善曰孝經接神契曰天

德大善本作祖誕命靈貺自甄翰曰言民賦王莽淫詐而

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祿而自成也甄成也善曰尚

同端真玄尚書沈機先生善本作物深略緯天善曰沈深機

謀策先於萬物智畧能經緯天地善曰說文尋邑百萬

貂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善曰雲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為

大司徒王季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虎豹犀象之屬圍光

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華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英威既

振新都自焚也。齊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

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

澄、四關重擾。澄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

善曰：元暉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

守孟津，以拒之。焉異。神旌乃顧，遄行天討。說曰：旌旗也。遄更

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

子曰：今天下車。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濟曰：靈神慶福，啓開

人謀，明明廟謀，越越雄斷於。赫有命，余我隆。皇字。漢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

文選卷第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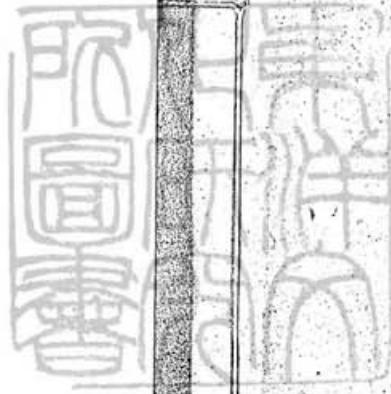
州學司書蕭鵬校對

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文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所藏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